

外教社外国文学简史丛书

俄罗斯

文学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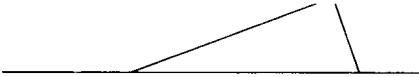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郑体武◎著



外教社
外国文学简史丛书



俄罗斯文学简史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郑体武◎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文学简史/郑体武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外教社外国文学简史丛书)

ISBN 7-81095-877-1

I. 俄… II. 郑… III. 文学史—俄罗斯

IV. I55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13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岳永红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237千字
版 次: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877-1 / I · 034

定 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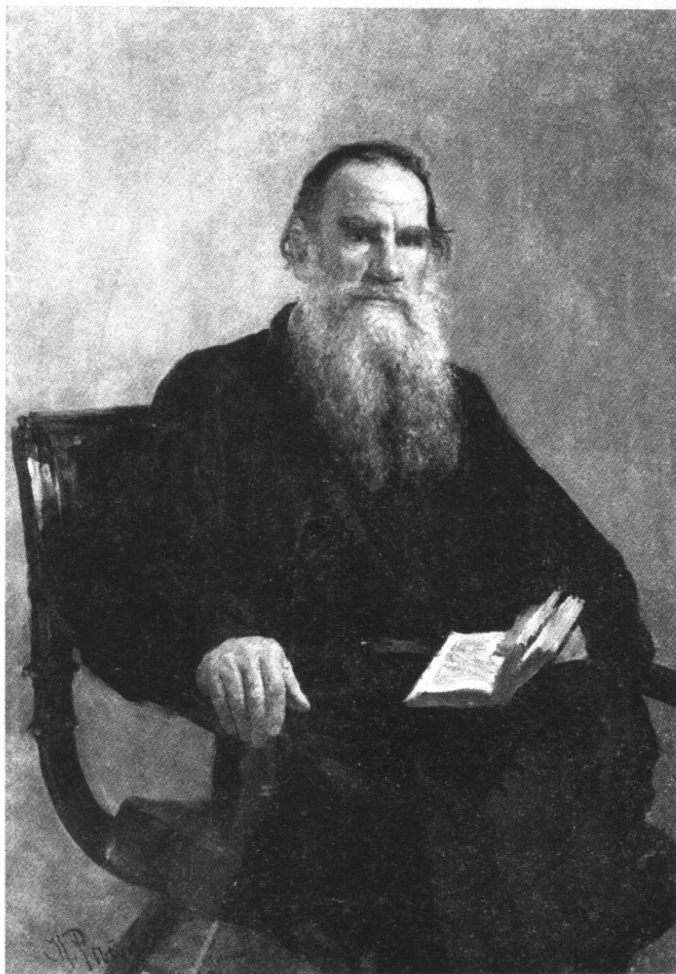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普希金
(1799~1837)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



托尔斯泰
(1828~1910)



契诃夫
(1860~1904)



阿赫玛托娃
(1889~1966)

总序

在物质还不怎么丰富,大多数人还安于清贫的日子,阅读文学曾经是一种主要的休闲方式。那时,读一本好的文学作品是莫大的享受,读的人不但自己兴奋不已,而且还急于同别人分享这种愉悦。所以一本好书往往会不胫而走,在邻近的识字群体中传来传去,从而使很多人都得益。那时,读书,尤其是读文学书,蔚为风尚。你可以在简陋的图书室,热闹的茶楼酒肆,僻静的路灯下,梧桐的浓荫里,看到人们在入神地看书。不是出于功利,也不是有谁在背后逼着,只不过自己喜欢罢了。那时候,阅读的动机很单纯,文学离普通老百姓很近。

不知始于何时,这种情况渐渐变了。物质开始丰富起来,生活有所改善,娱乐方式渐趋多元,读书的功利性越来越强,文学也终于离大众远去了。当然,书,照样有人在读,但和以前是明显不一样了。现在,不少人读书很功利:少年读书是因为家长逼着;青年读书是出于升学考研;中年读书是为了升等升级,好像人人都是奔着某个看得见的目标才去读书的。结果,读书的队伍越来越小,因为“目标”不明朗,或者无“目标”者是不大会去读书的;与此同时,阅读的范围也越来越窄,但凡与近期目标无关,或是关系不密切的书,便一律遭到无情摒弃,于是文学书被普遍冷落,也就势所难免了。

现代社会里,究竟还要不要读书,要不要读文学书呢?客观事实是最好的回答。去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翻译(笔译)大奖赛中,捧走奖杯的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更让人吃惊的是,占压倒多数的七百来名中国参赛者,不是输在对原文的理解上,而是落后在中文的表达上。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中国人的中文不如人家外国人,还在于那么多中国人中文都不如一个外国人。无独有偶,据报道在一次大学汉语大奖赛上,中国学生也输给了外国学生。显而易见,这样的恶果是同轻视文学,不读文学书密切相关的。因为当下很多人读书只为了升学、出国、

考研,与此无关的书就不读。结果中文表达能力下降;知识面变得很窄;文化修养也越来越差。让人感到忧虑的是,那些视野不开阔,缺乏文化底蕴的人,尽管可以实现短期目标,但将来不可能走得太远,更不可能成就大事业。那些我们所敬仰的大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无论是在国外发展取得瞩目成就的杨振宁、李政道,还是在国内成名成家的钱学森、苏步青,这一类大师级科学家,虽然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看似远离文学,但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都反复强调,文学对自己科学上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都明白,读书,读文学书对于塑造人格,丰富学养,拓展思维,陶冶性情,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学书是无论怎样都应该读的。

我们认为,现代人只要识字,都应该阅读文学作品,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大学生,或是类似文化层次的人就更应如此。我们还要为此大声疾呼,以引起全社会的注意:文学书,古今中外的文学书都应该读一点。为了提供方便,我们邀集了我国国别文学领域的外国文学专家教授,编撰了这套《外国文学简史》丛书。

这套《外国文学简史》与以往出的大部头《外国文学史》不同。它是属于普及性的,提供国别文学发展的一般知识,简要勾勒有关国家文学发展概貌,包括发端、沿革、嬗变的历史轨迹、重要流派、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等。基本框架是,以时间为顺序,按阶段划分,每一阶段含若干流派,每一流派含若干作家。阶段为“编”,流派为“章”,作家为“节”。每一编(章)均以概况起始,介绍该阶段的时代特征和文学概貌,是为“面”;随后几章分别介绍流派和作家,是为“点”,以期点面结合。全书开篇为“绪论”,简述该国文学特点及走向。

这套《外国文学简史》是供一般读者(而不是研究者)参阅的,所以力求简明扼要,浅显好读,文字控制在20万字左右。

编写成套的《外国文学简史》,在国内还是初次尝试,难免经验不足,不尽如人意,欢迎方家指正。

黄源深

2005年9月于紫藤斋

目 录

绪 论

第一编 古代俄罗斯文学

第一章	古代俄罗斯文学	10
第一节	概述	10
第二节	《伊戈尔远征记》	17

第二编 18 世纪俄罗斯文学

第二章	18 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	22
第一节	概述	22
第二节	苏马罗科夫	27
第三章	18 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学	30
第一节	概述	30
第二节	杰尔查文	36
第三节	卡拉姆津	37

第三编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

第四章	19 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学	42
第一节	概述	42
第二节	普希金	54
第三节	莱蒙托夫	60
第四节	果戈理	67
第五章	19 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	73
第一节	概述	73
第二节	丘特切夫	85
第三节	涅克拉索夫	90
第四节	费特	95
第五节	屠格涅夫	101
第六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106
第七节	奥斯特罗夫斯基	115

	第八节 托尔斯泰	118
第六章	19 世纪后期俄罗斯文学	128
	第一节 概述	128
	第二节 契诃夫	138

第四编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第七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	146
	第一节 概述	146
	第二节 高尔基	177
	第三节 蒲宁	181
	第四节 勃洛克	189
	第五节 阿赫玛托娃	196
	第六节 马雅可夫斯基	199
	第七节 叶赛宁	206
第八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	214
	第一节 概述	214
	第二节 茨维塔耶娃	238
	第三节 布尔加科夫	241
	第四节 帕斯捷尔纳克	247
	第五节 肖洛霍夫	250
第九章	20 世纪 40 至 60 年代俄罗斯文学	254
	第一节 概述	254
	第二节 索尔仁尼琴	264
第十章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文学	269
	第一节 概述	269
	第二节 拉斯普京	284

后 记

绪 论

俄罗斯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文学大国。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虽然号称千年,但放在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背景上看,真正属于独立发展的成熟的历史不足二百年,且不说跟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相比,就是单从欧洲着眼,当欧洲(主要是西欧)早已在文艺复兴的康庄大道上高歌猛进并诞生了众多天才的时候,俄罗斯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徘徊,姗姗来迟的古典主义亦没有贡献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和作品,其成就无法跟西欧尤其是法国古典主义比肩。直到普希金诞生,俄罗斯文学才结束默默无闻状态,引起欧洲同行的重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飞跃,一举跻身世界文学前列,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辉煌。如果说,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创作使俄罗斯文学接近乃至赶上了世界文学的先进水平,那么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创作则完成了对世界文学先进水平的超越。就连此前一直遥遥领先的欧洲文学界都不得不惊呼:“该是我们向俄罗斯同行学习的时候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和成就,是给“后来居上”这种说法的一个绝好注脚。

俄罗斯文学滥觞于11世纪,但截止到整个17世纪,俄罗斯文学几乎没产生多少特别出色的作品,可能只有《伊戈尔远征记》是个例外。这部二百多年前才发现的史诗除了其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外,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这便是雅罗斯拉芙娜的著名“哭诉”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段“哭诉”应该说是为塑造后来俄罗斯文学特有的品格做出的最早贡献。

在18世纪以前,俄罗斯文学一直游离于统一的欧洲文学进程之外。文艺复兴没有波及俄罗斯。俄罗斯文学跳过了文艺复兴,直接进入了古典主义时期。即便这样,俄罗斯古典主义仍比欧洲晚了一百年。古典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加入统

—欧洲文学大家庭的开始。

俄罗斯文学近千年的发展史,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中世纪或称古代(11~17世纪)的发轫期,18世纪的积累期,19世纪的繁荣期,20世纪的多元期。

普希金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是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缔造者,在所有文学体裁方面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典范。普希金克服了18世纪体裁思维的局限,采用了比较灵活的诗歌和散文形式。但普希金没有轻易摒弃过时的体裁。他要“旧瓶装新酒”,借助“体裁的记忆”,在内容上推陈出新。

普希金追求的是和谐,而在莱蒙托夫的诗歌世界里,耽于思考的抒情主人公则始终处于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之中,处于与大地和天空不和谐的悲剧状态。他的权利和需要总是得不到满足,情感无以寄托,找不到安慰,崇高的愿望无法实现。他注定了躁动和毁灭的命运,孤独苦闷,不被理解。莱蒙托夫将内心活动和灵魂历史作为艺术探索和分析的对象。对人内心的关注大大拓展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边界。俄罗斯文学的这一进步要归功于莱蒙托夫。

关注内心活动也是果戈理的一个特点,但角度不同。果戈理认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有着巨大的潜力,只是被扭曲了,在现实中枯萎了。是俄罗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庸俗,使人们精神上发生了萎缩,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的使命,蜕变为空虚的幻想家,病态的贪得无厌者,蛮横无理的寻衅滋事者,跟乞乞科夫一样满脑子一己私利。作家对笔下人物卑琐的欲望和无聊的内心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根据作家的想法,讽刺和嘲笑应该能彻底改变那些道德堕落者,促使他们通过自我教育而脱胎换骨。让“死魂灵”复活并回归基督教理想和社会怀抱,这是果戈理为他们指出的所谓正确道路。

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确定了俄罗斯文学的后来发展方向,即社会批判与道德探索相结合。对俄罗斯作家来说,生活和文学中的美和朴素与道德的完善是不可分割的。相对于道德

上的纯洁,俄罗斯作家不大痴迷于美本身。在他们看来,美不是绝对价值,如果缺少了真与善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脱离了伦理道德的美好比华而不实的装饰,空洞无谓的布景。相反,真正的美往往是朴实无华的,具有神圣的单纯,不需要刻意雕饰。美不在华丽考究的形式,尽管普希金、屠格涅夫、丘特切夫和费特的作品中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典范,而在所表达的思想的朴素和这些思想的品质本身,最重要的是真和善。民族传统告诫作家们,不要追求写得漂亮,说得漂亮。真和善不需要华丽的词藻,朴素和自然应该是其本色,类似中国古代先哲所说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写得朴素不等于写得随意,或者写得不好,而是相反,写得朴素是为了能够更准确清晰地表达思想。摒弃华丽的雕饰和对美本身的陶醉,使得俄罗斯作家能够创造出审美意义上的完美风格和优美语言。对此,我们至今仍叹为观止。其中,屠格涅夫和阿克萨科夫对散文语言的提炼以及他们赋予散文语言的罕见诗意,应该说,其功绩堪与普希金对诗歌语言的提炼相比肩。这一成就凝聚了作家对俄罗斯大自然的感受,对俄罗斯乡村的体悟和对俄罗斯农民内心的洞察。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用描写地主的语言来描写农民,既不居高临下,也不哗众取宠,对农民的淳朴敦厚和聪明机智也不大惊小怪。

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对人物性格和题材的新拓展,对俄罗斯生活的史诗般再现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并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的“心灵辩证法”丰富了现实主义艺术。托尔斯泰放弃了作者、叙述者或第三人称对主人公的思想活动所做的连续描写。他采用内心独白的形式,以此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此起彼伏,自然流动。不是作者或叙述者替人物说话,而是人物自己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作家直接揭示人物的心理,没有明显掺入旁观者的想法,读来异常真实可信。

然而,如果说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毕竟还是“独白

性”的，作者话语是作品的结构核心，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则是对话性的。作者的声音不是高于别人，而是与他们平起平坐，具有独立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不同意见的分歧证明了弥漫于整个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的精神骚动和灵魂骚动，证明了光明与黑暗、基督与魔鬼两种因素在人身上进行着无情的不妥协的斗争。这一殊死搏斗的戏剧性决定了情节冲突的紧张性，不同意见和不同声音的激烈碰撞。然而作家坚信灵魂的光明因素最终会取得胜利，因而他整个面向幸福的未来，面向普遍和谐的王国，这普遍和谐既是日常生活冲突和悲剧的背景，又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道德理想与尺度。另外还有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明显地动摇了现实主义的原则之一——环境决定论，即环境决定性格。一方面，人物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现实；另一方面，人物也能制造环境。

对俄罗斯文学后来的发展，契诃夫给予了强大的推动，使之发生了新的飞跃。契诃夫在产生于自发和混沌的存在的精神和物质之流中看到了人。他笔下的人总是被一些偶然的日常生活物件所包围，而这些物件是经过艺术选择的，因而是有意义的。然而这种选择又是隐蔽的，不公开的。在契诃夫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之分。物质的跟精神的同样宝贵，都值得诉诸笔端。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变得具有象征意味，蕴涵着对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反抗和对永恒生活的向往。契诃夫以此扩大了对世界和人的认识，对艺术的可能性的认识。通过偶然认识必然，通过生活自然而复杂的流动来认识生活，是契诃夫的独特发现。契诃夫的作品体现了这样一个思想：生活的自然流动排除了能够影响人物性格的环境因素。无论契诃夫早期还是晚期短篇小说，决定论的原则不复存在，不是环境塑造人，把他变成“小人物”，而是相反，是“小人物”作茧自缚，成了自己制造的环境的牺牲品。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取得的成就是俄罗斯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迄今难以企及的高峰。

20 世纪俄罗斯的命运可谓艰难曲折,其间经历了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次重大社会变革(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有辉煌,也有失落。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命运同样艰难曲折,有高峰,也有低谷。对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也历经曲折和变化。

20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由三大板块构成:苏维埃文学、侨民文学和回归文学。这三大板块长期相互隔绝。在 19 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不知道赫尔岑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在 20 世纪,侨民也见得到在苏联发表的全部作品,而在苏联,读者则长期无缘与俄罗斯文学的另一部分谋面,其中不乏堪与经典媲美的作品。它们中有的有幸得到发表,但后来被打入冷宫,几经磨难才重新回到读者手中。有的还未发表就立即被打入冷宫,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开禁。有的先在西方发表,虽然不属于侨民文学框架内。如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布尔加科夫的作品,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索尔仁尼琴的绝大部分作品。

一般认为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起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象征主义就是这时产生的。随之而起的还有其他一些流派。在与这些流派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现实主义也得到发展。早期的高尔基同时在现实主义和相对“浪漫主义”两个流向上写作,他的作品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20 世纪刚开始时高尔基已是享誉欧洲的大作家。蒲宁、安德列耶夫和库普林在俄罗斯也颇负盛名。诗歌的复兴与繁荣是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标志。这一时期的诗歌有白银时代之称。

尽管十月革命后不断受到政治进程的干预,但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整体水平还是堪与 19 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比肩,而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平均”水平还有可能高于 19 世纪。不错,20 世纪没有可与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的巨匠,但像高尔基、蒲宁、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肖洛霍夫、阿·尼·托尔斯泰这样的小说家无疑还是属于经典作家之列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跟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列斯科